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南朝金粉錄
第十五回 順承親志 僦屋移家 冀蓋前愆 求榮反辱

話說吉慶和的母親柳氏安人，自接著他的喜信，已經喜不自勝。這日見了兒子衣錦榮歸，更加悲喜交集，喜的是兒子點了翰林，一時榮耀起來，悲的是想起從前那樣光景，好不可慘，於是母子兩個痛談了兩日。吉慶和又將討了王娟娟的話細細告訴了一遍，老安人道：「你也這大歲數，如果從前不是遭了橫事，早已給你娶了親，現在你的兒子要到好大的了。今日既討了人，只要他能孝順，能持家，管他什麼貧賤富貴，若是娶了富貴不賢惠的，動輒倚著娘家的勢利忤逆公婆，欺侮丈夫，這又有什麼好處，但是這王娟娟是什麼個樣兒，人品性格究竟如何？」慶和道：「孩兒看來，雖曾入過青樓，卻還端莊賢淑，毫無下賤的氣習，卻不知母親見了如何？」老安人道：「我兒你此話到呆了，我不過為你想著，賢惠的是你終身的內助，不賢惠的也是你終身吃虧，我還有幾年活在世上，還怕媳婦不伏伺我？只要你看得中了就罷了。」吉慶和道：「母親只管放心，孩兒同媳婦自然孝順你老人家，好好的給你老人家過兩年舒服日子，才償得起前十年的苦。但是孩兒有句話同母親商量，不知母親可願意不原意，孩兒不敢自主，要請了母親的示，然後方敢行。」

老安人道：「我兒有何話說，能行則行，只要理上無礙，有什麼不能說。」吉慶和道：「孩兒的意思，因家中的產業全行變盡，急切難於重置，家鄉又無親戚可靠，如搬往南京，權且住個十年八年，待孩兒氣候圓了，復了產業，再行搬回原籍。況且孩兒雖點了翰林，還要進京供職，不能常在家中，若把母親拋在家中，實在難於兼顧。南京趙家的人是極長厚的，平時也可請他家照應，孩兒在京裡也可放心，就是書信來往也比這家鄉便當幾倍，所以孩兒想把母親接到那裡去。」老安人道：「我兒，為娘的久有此意，因為你外間的光景不知是什麼樣兒，故我不曾向你說，我兒既有此意，這是好極了，家鄉有什麼戀頭，我也這麼大年紀了，自從到了你家，終日在八鄉底裡過日子，什麼頑意總未見過，落得兒子接了出去，各處遊玩遊玩，也不枉過一世，這有什麼不願意呢？」吉慶和道：「母親既能體貼孩兒同去，好在此間也無甚料理，略一收拾，就可動身，孩兒還想趕到南京過年，明年二三月孩兒就要進京供職的了。」老安人道：「去南京過年，這又有何不可，我就料理著，你擇了日子就可動身的。」

老安人又道：「我兒，還有一件要緊的事，為娘幾乎忘卻，前兩個月有個姓顧的來問你可中沒有，他說離此不遠，住在什麼顧家莊，是同你在南京會過的，我兒你可認得這個人麼？」吉慶和道：「怎麼不認得，孩兒從前不是同母親說的嗎，就是那畜生韓宏家的老管家，孩兒若不虧此人，安有今日呢。明日就要去尋著他，著實的要謝謝他去，我選用過他二兩多銀子，孩兒的意思要加十倍去還他。」老安人道：「這個理當，你明日就去。」吉慶和次日就帶了五十兩銀子，跑到顧家莊，尋著顧全家內，不期顧全已於前月到了安徽，吉慶和只得說明來歷，把銀子丟了下去，顧家的人卻不敢收。吉慶和又說：「是從前向他借的，今日來還他的。」顧家人才敢收下去。吉慶和又將南京的住處說明，恐怕顧全隨後找他，便有處詢問，顧家的人一一記清楚了。然後吉慶和才轉身回來，一連收拾了幾日，又備了許多祭品，祭祀祖宗，並他父母墳上祭掃了一回。諸事已畢，擇定冬月十五動身。

到了十三就僱了一隻三官艙大船，十一早吉慶和同著老安人，並帶了來安僕婦等眾，一齊下船。李大送到船上，吉慶和又賞了他幾十兩銀子，李大又說了好些不忍離別的話，然後才灑淚而別。船家就祭了神福，鳴鑼開船，直望南京而來。在路行了半個多月才到南京，吉慶和招呼將船開到通濟門，進城較為靈便，抵了碼頭等船泊定，吉慶和便命家人先進城去通報，並僱兩乘小轎子來接。洪一鶚得了信，即刻飭傳家人打掃房間，又叫白蕪秋幫同王娟娟預備香燭糕饊及茶點之類，為老太太進宅之用。吩咐已畢，即帶著家人僱了轎子出城迎接。到了城外，先由家人上船通報，吉慶和見洪一鶚親自出來，趕著走上船頭，先道了謝，便請洪一鶚上去坐，洪一鶚見了吉慶和也道了喜，然後上船，進了艙便望吉慶和道：「先請老哥在伯母前請安，俟進了宅，當再行禮。」吉慶和一面謙遜，一面到裡面去請老太太，一會子老安人出來，先同洪一鶚招呼了一聲，便有僕婦挽扶上轎，吉慶和便與洪一鶚同行。

不上一刻已到中正街自家門首，老安人下了轎，只見兩個花枝招展般娘子站在那裡迎接，又聽問了一聲：「婆婆好！」「伯母好！」老安人便將媳婦上下一看，心中頗覺歡喜，也就回道：「你們好！」說著，便拉了娟娟的手，笑嘻嘻的走了進去。走到堂屋內，又見高燒著一對紅燭，焚了一爐香，桌上擺著發糕，老安人更覺歡喜。卻好吉慶和同洪一鶚已經進來，老安人便命吉慶和先磕了頭，然後自己又在家神前磕頭。王娟娟見丈夫婆婆都去磕頭，他也跟著去磕頭，隨又給老安人見了個全禮，老安人便笑著說道：「我兒你代我多養幾個孫子，讓我歡喜歡喜。」王娟娟臉上紅了一陣，就退下去泡茶裝點心。接著洪一鶚、白蕪秋都上來見禮，老安人一一道謝畢，娟娟便走來說道：「婆婆勞碌了一會了，請坐下歇歇，吃口茶，用些點心罷。」說著，又望白蕪秋道：「姐姐請你陪我婆婆吃點，我還要到房裡料理下子去。」老安人聽說，又道：「你也坐下陪我吃點，再去收拾不遲。」娟娟只得坐下。

老安人又望白蕪秋道：「我媳婦多承洪嫂嫂照應，甚是感激，我聽見我兒子說，洪嫂嫂是個女中豪傑，實在可敬，將來我媳婦還要望姐姐指教，有什麼不到的事，也要帶量他點才好。」白蕪秋道：「伯母你老可不必慮，妹妹又會持家，又會理事，將來還會生多少大頭大臉的兒子，比你媳婦要強著十倍呢。」娟娟聽說，便道：「姐姐你可不要這樣恭維，說得人家怪難受的，連心裡都癢起來了。」老安人道：「洪嫂嫂你也不必過謙，明年就要吃你的喜蛋了。」娟娟道：「婆婆你老人家才到這裡，不曉得姐姐已經懷孕，明年三月就足月了。」老安人道：「竟被我猜著了，生了小相公，蛋是要盡我吃的啣！」白蕪秋尚未回答，只見挑夫挑了許多行李進來，家人僕婦幫著搬行李到房內，然後開發了腳力，又將房間收拾清楚，鋪設牀帳已畢，老安人又走進房去看了一看。原來洪一鶚住的房屋是三開間，前後兩進四廂，王娟娟住在後進，與白蕪秋對房門，前進為會客之所，現在柳氏安人一起搬來，就將前進上首房間騰出，讓老安人住下，首房間改作會客，只都是洪一鶚預為佈置的。安排已定，如趙鼎銳等人，又送了許多禮物。

隔了兩日，吉慶和又備了一席聊作東道，由此一家團聚，更兼娟娟極其孝敬，白蕪秋亦極親密，老安人又認了白蕪秋為義女，吉慶和與洪一鶚也結了異姓兄弟，於是母子媳婦兄弟嫂嫂竟合為一家，老安人亦頗安閒。

話休煩絮。這日大家正坐著閒話，忽見來安手上拿著一封簡帖，走到吉慶和面前說道：「有個韓老爺說是與老爺同鄉，又是世交，特來拜會的。」吉慶和便看那帖子上寫著：「鄉世愚弟韓宏頓首拜。」便對著他母親說道：「這畜生韓宏現來拜會，在母親看，還是見不見呢？據孩兒的意見，從前那樣忘恩負義，現在又來奉承，終是個無恥的小人，爽性不理他，讓他自己慚愧。」洪一鶚便插嘴說道：「大哥是怎麼一回事，可告訴了小弟，讓小弟一決。」吉慶和見問，便將從前的情節，大略說了一遍。洪一鶚道：「大哥為什麼不見他，等見了面時，他必有一番粉飾，那時可如此如此，也好奚落他一回。」吉慶和聽了也覺好笑，便叫：「請他進來！」

韓宏在門外等了許久，不見動靜，正在轎子裡納悶，忽聽一個「請」字，就如奉了聖旨一樣，趕著下轎跟了進來，走到客座子裡面，剛欲坐下，只見吉慶和從外面走進，韓宏又趕著行了禮，這才分賓主坐下。有人獻了茶。韓宏便開口喊了一聲「來」，只見有個家人走進，站在旁邊，韓宏道：「你進去代我給老太太請安。」家人答應著走了出去。一會子來安又走了進來，拿著世愚姪帖子，站在韓宏面前說道：「老太太請老爺先同主人談談，一會子就出來，因多年不見，還有話問老爺呢！」說罷，也走了出去。韓宏心下便有點難受起來，卻不能現於形色，只得勉強向吉慶和道：「與老世兄闊別有二十年了，曾記當日承老伯母老伯的栽培，與老世兄同學讀書，那時老世兄不過才八九歲，一轉眼間如今是高入詞林的了。」吉慶和道：「連年飄泊，顛沛流離，以窮秀才仰面求人，尚難苟延殘喘，不料皇恩浩大，選入詞林，未免慚愧已極。閣下政聲卓著，治績昭彰，上游疊委優差，皆謂老兄辦事認真，不避嫌怨，較日今貪婪之輩竟不可多得，小弟不才，此中秘術尚可指教一二否？」韓宏聽說，覺得句句刺心，頗為難受，便又說道：「小弟自從老世兄出京的時節，就要趨前奉候，一則道喜，二來敘敘闊別之情，不期感冒秋邪，幾乎一病不起，還算托老世兄宏福，未曾永別。等到弟的病才好，各處探聽貴寓，方知已回襄陽，昨日在友人處聽說，方知老伯母已移寓來陵，故趕著到此請

安，還望老世兄恕罪。」

吉慶和道：「本可不勞，何罪之有。」正說之間，又見來安走了進來，說道：「老太太來了。」韓宏聽說，趕忙站起身來，又將衣帽整了一整，在那裡伺候。只見老安人慢慢的走到裡面，開口說道：「這就是韓相公麼？」韓宏又趕著磕幾個頭站起來，但見老安人坐在那裡，直受無辭，只說一句：「老身受了。」韓宏才告坐，老安人道：「你那韓老兒夫婦現在多大歲數了，曾死沒有？你的老婆養了幾個畜生了。」韓宏才聽了這兩句話，已經氣過不能開口，只得忍耐著答道：「小姪的父母是已經過世，你老人家姪媳婦已生過好兩個了。」老安人又道：「你從前做了官，發了財，是認不得我的兒子。今日到我這裡來，難道你是被參了官，又窮了下來，找我的兒子給你說個情兒，或周濟你些麼？如果是真被參了官，窮得連飯都沒吃處，不妨還學你那死鬼老子與你老鬼老奶奶把你帶到我家來的那個樣子，你也把你這一起小畜生領了來，我還可以叫我的兒子再養你們一家，卻不算什麼大事。」吉慶和便攔著他母親說道：「你老人家可省一句罷，我們韓大哥因為孩兒點了翰林，特地來要好的，你老人家反說他參了官又窮下來，這是什麼話，不要叫人家道怪。當日你孩兒流落的時候去找他，他不認前情，是怪他無見識；今日你孩兒發達了，他來恭維，又怪他不好，這不是裡外難做了嗎？況且韓大哥當此之時，正是烈烈烘烘一位同知太老爺，誰人不曉得他有本領，不必說督撫是器重他的，就是他那年辦了大河口的釐金，連那些販雞子的至今還頌聲載道，說他實在精明，真能替皇上辦事。如這樣的好官都要被參，那些貪賊枉法剝削小民的，豈不是要殺頭絕後代麼？」韓宏聽了他母子這一番話，又聽得那些家人都是唧唧噥噥的私相議論，直羞得面如紙色，連半句話都答不出來，只呆呆的坐在椅子上，如死人一樣。正在難解難分之際，卻好來安進來，說道：「趙大人過來了。」老安人聽說，便走了出來。吉慶和就叫來安去請趙鼎銳到了裡面，先同韓宏作了揖坐下，又問了姓名，彼此謙遜一番，趙鼎銳道：「原來是韓老父台，久仰久仰，吉年兄時常道及，累欲往拜，爭奈俗事太多，未能如願，今日得見足慰平生了。」韓宏亦強顏說道：「小弟尚未過去道喜，抱歉之至。」彼此又略談了片刻，韓宏便起身告辭。吉慶和送他上了轎，就轉身回來，才到客房門首，忽聽趙鼎銳說：「壽人我告訴你件事。」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